王忠文公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忠文公集

(三)

王禕撰

王忠文公集卷五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簷廡比鄰。方公助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矣。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尼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元虛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

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邱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邱禘祫大事也或以郊邱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堂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燦然方册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塘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余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于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于天。才出于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于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于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蓋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

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於成哉。

天機流動軒記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樵、金華胡先生翰。既皆爲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子能復爲我一言乎。禕惟二先生之言。其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禕。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禕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于吾叔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爲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爲物不同。而其爲理同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健。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山、人見其爲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爲說也。而物咸賴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升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游息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其消長絕續。生生不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

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爲用而無窮也吾故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知爲至誠無息之妙也中庸曰至誠無息叔能有取於天機流動意豈不謂是乎天機之流動豈非造化自然之理至誠而息之妙乎然而觀物以察其理察理以反諸身者學之要也故君子所以貴乎體驗之功也天之健也地之順也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焉山之止也吾因以成物而不倦澤之說也吾因以潤物而不厭觀水之洊習吾因以常德行觀火之繼明吾因以常中正觀風雷之恆吾因之以久於道而立不易方此之謂觀物而察其理察理而反諸身也反諸身者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之以至於誠純而不已謂之與天合德可也嗚呼爲學之要其有外於是者乎不出於是不足以成其德而叔能獨有契焉則其體驗之功殆庶幾矣故於禪言復有徵者豈自信之未篤而猶有資於人乎禪也於學蓋有志焉而鹵莽滅裂不能從叔能游於高明之域輒誦所知如此以復叔能叔能之所與游而密者宋先生濂亦禪之所師友焉者也儻過叔能幸爲相與訂定之

陳氏萬卷樓記

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其書之藏以卷計者不啻萬數而曰萬卷焉者萬盈數總稱之也陳氏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蕃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卽所居作樓藏書逮其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德間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書亦多矣樓爲楹間者五東

西兩偏。皆實以書。虛其中以爲賓客之所登覽。而歲延名師。集弟子肄業於樓下。宏壯而亢爽。四面谿山。環繞如拱。下臨廣池。荷芰交茂。其北則忠順堂存焉。待制之孫樸子雋。頃留京師。予辱與爲友。嘗以記見屬。會予南歸。不果爲。子雋尋以使事至錢唐。復請予記。乃爲之記曰。載籍者。先王道術之所寓也。文藝之文。箋疏傳註之說。諸子之述作。歷代史氏之紀錄。以至天文地理。歷法律數。權謀兵略。字學族譜之傳。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旁行敷落。虞初稗官之遺。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鐵家刻。浮謗詭異之詞章。皆三皇、五帝以來。下更秦、漢。以迄于今。聖人賢者。魁傑之士。鞠明究曛。竭精慮思。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可謂博矣。然於天地人物。小大精粗之理。修身理人。家國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故。莫不具在。反而取之。又不可不謂之約也。故爲學者于凡載籍。求之必博。而取之必約。求之不博。則無以極其廣。而於道術之分裂。不能會其異。而攻其偏。取之不約。則無以守其要。而於道術之純全。不能得於心而推諸身。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學而至於能約而有得於心。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外物不能累我矣。苟能推之。則大可以用天下國家。而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矣。如弗用焉。則又將以吾自得于心者。託之言語。垂諸載籍而已矣。嗚呼。此君子之爲學。所以有賴于書也。今陳氏之所藏書。無所不備。而陳氏之用於世。皆書故也。近而論之。大著以宏材碩學。擢倫魁躋。膺仕爲時名卿。待制以宏才奇烈。卓然樹立。尤一代之偉人。既皆見于用矣。而書故在也。是以子雋尊父員外君。克謹其承。享有祿仕。以子雋兄弟。益祇厥紹。

方嚮進用詩書之澤實有衍哉陳氏子孫游斯息斯俯覽遺編仰瞻華搆念前人積累之不易而繼嗣之惟謹肆力於學固有所不能自已者矣予故因子雋之請爲著其說特詳云

思齋人辭後記

思齋人辭一首吾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著此辭蓋深閔東萊成公呂氏之學不復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夫自唐虞而降七聖所傳洙泗而下四子所授斯道之統由周衰以來不絕如綫大抵溺于訓詁辭章之習者不能究道德性命之原憧於權謀功利之術者無以見禮樂刑政之本而又異端邪說橫流錯行其閒而不可遏道之不明亦既甚矣歷千數百年至宋東都而後河南二程子出始續其既絕之統斯道賴以復明及南渡後新安文公朱氏集聖賢之大成而廣漢宣公張氏以及呂氏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三氏鼎立皆奮然自任以道統之重者也維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榮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會諸理以成身推諸己以成物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夙夜靡遑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尊主而庇民引而遠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蓋稟之既厚而養之者復深取之既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蓋庶幾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故其

與朱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爲道學所宗師迄于今茲其能使大道以明而人心以不蔽學術以不繆者伊誰之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呂氏安居于婺至成公蓋三世故婺于公爲闕里公之沒已百五十年年運而往前修日遠後生晚進能自興起以圖繼其廢墜者曾寥寥無聞焉景濂生公之鄉特起而拔出其學博其志篤恆以呂氏之學不講爲己憂而不勝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見故辭而著之託物連類婉而成章其意蓋眷眷焉是殆將以呂氏之學爲學者乎禕與景濂居同郡學同師而竊亦有志斯事故景濂此辭既成卽書以見貽嗚呼前修遠矣墜緒茫茫懸千鈞於一髮使之既絕而復續不在我後人之自力乎昔者竊聞之公常誦程子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其立志蓋如此然則欲學公之學者其可不志公之志哉因疏其說於辭後既以復景濂且用自勉云爾

錢清江浮橋記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由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酈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

即上虞。剡縣、今嵊縣。信如其言。以爲東迴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浙曹娥江。由上虞至嵊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蓋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舊瀆難以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由蕭山以達于浙江。而入海。古今蓋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爲浦陽者。地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爲柯水所注。即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厲深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覩橋之廢。慨然歎曰。是不亦有司之缺失歟。亟命裒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羨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爲舟十有二。上架板度。相屬以爲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絚。絚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使舟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爲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以文屬之禪。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

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憲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挈兵民二枋。以護臺治。威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爲先務。故茲橋以廢爲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直爲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實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當時覘陳議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於橋役。不以諉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爲政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是役之成。固不宜於不書。禪因備書其事。而幷考夫地理之沿革特詳焉。君名買里古思。字善卿。起家進士。調紹興錄事司達魯花赤。今擢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留鎮山陰。蕭山云。

青嵓山居記

青嵓去義烏縣南十里。其山由東陽兩峴峯西來。三十里至于龍門。勢益穹窿。由龍門而西。又二十里。是爲青嵓。至是山支爲二。南支則重巒疊嶂。北支則崇嶺峻嶠。皆迤邐西行。方二支之分也。有山從中出。峯皐圓粹。纍纍若聯珠。曰齊山。而其勢遂卑。南北兩山。勢相環護。左昂右伏。當其前如龍虎。齊山儼然而中居。齊山之陽。坦爲平壤。廣袤可一里。民居廬雜處其間者。皆傅氏。其外繞以雙澗。澗源出于二支之所分。夾齊山而出。至是乃合而爲一。行二三里。與羣水匯爲大陂。曰新塘。而塘適當西山昂伏之會。塘外復有一小山。巋然特起。若遏水之衝者。大抵雙澗之外。兩山之間。陵谷幽邃。川原夷曠。而草樹甚繁茂。雅宜爲

隱者之居。初傅氏有以才學顯聞。仕爲侯官主簿曰光龍者。與予祖母爲同產。故傅氏予外家也。至正乙未之春。予始至焉。愛其雙溜內屬兩山外拱。清淑之氣若有所鍾。乃卽傅氏居旁。度平壤之中。買隙地數畝。結屋居之。爲屋僅三數楹。開屋外植以竹木。右偏別爲小軒。庋書其內。讀書之餘。其緣溜而行。南澗水稍深。菖蒲生石山。與異草青翠相錯。絕可愛。北溜水淺。稍雨水激石面。聲潺湲輒不休。有老梅數株。偃蹇橫岸側。由雙溜所合。直兩山之間而西望。金華芙蓉峯。近在目睫。可攬也。予於是居而樂之。若將終身焉。或謂予曰。仕與隱。其趨不同也。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特惡不由其道耳。君子學先王之道。且將爲世用。胡爲而遽言隱耶。予告之曰。仕隱二趨。吾無固必也。十年以來。吾南走越。北走燕。而惟利祿之是干。其勞心苦思。殆亦甚矣。是豈志於隱者乎。今天下用兵。南北離亂。吾之所學。非世所宜用。其將何求。以爲仕籍。使世終不吾用。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則吾終老於斯。益研窮六藝百家。而考求聖賢之故。然後託諸言語。著成一家之書。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何不可哉。君子之行止。視時之可否。以爲道之詘伸。是故得其時則行。守窮山密林而長往不返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汲汲於干世取寵。勇功智名之徒。尙入而不知出者。亦非也。一山之隈。一水之涯。特吾寄意於斯焉耳。吾之行止。安敢固必乎哉。或者無以詰。因疏其言。揭諸壁間。爲青嵓山居記。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制行。不以出處爲閒。而能忘己以爲人。其可謂志於仁也已。夫天地萬物。舉吾一體。仁者之心也。故凡人之顛連而無告者。苟吾力足以振之。則務以推吾志之所爲。而所居之地。始不暇計。古之人蓋有處畎畝之中。而以天下自任。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其志於仁故歟。是故身不必尊也。要其心之厚於仁。人物不能俱使其盡性也。要其仁之不忘於其心。君子之於仁。如是而已爾。嗚呼。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有若龍泉王先生者。不其庶幾于此乎。先生諱毅。字剛叔。別以木訥自號。夙稟異質。篤志問學。蚤從上饒鄭君原善游。既聞聖賢求仁之方。及登金華許文懿公之門。又有得乎理一分殊之旨。所學一出于正。教授鄉里。戶外之履至無所容。講解經義。於天理人欲。勝負消長之際。尤極懇切。感悟者或泣下。鄉邑化之。皆薰爲善良。人有善。稱道之不置。有不善。引而教之。納諸無過之地乃止。其鬬爭不能直者。不求直于有司。而取直於先生之一言。率悔服而去。會歲祲。先生勸邑長。發閭右之羨粟。以賑餓者。全活數萬計。有以患難疾苦來告。必竭力營護而拯拔之。斧鑽在前。弗恤也。蓋其飭己厲志。動以古人自儆。其心恆皇皇焉。務推己以及人。視凡物之失所。若己不得辭其責者。其風概節操。雖古篤行之君子。何以尚之。至正甲午。盜起旁縣。良民被害甚。先生領鄉兵往禦之。里井恃以爲安。夫何遺孽之未殄者。陰設狡謀。而先生竟不幸遇害矣。嗚呼。先生隱居約處。非有當世之責也。而忘己以爲人如此。謂其爲志於仁非與。或者顧以出位訾先生。其亦淺之知先生矣。先生之心。世固孰能明之歟。先生之沒。門人胡君

深。既勒兵討賊。申復讐之大義。又與章君溢等。卽其所居蓋竹里。爲祠以祀之。則禮之以義起者也。祠之建在乙未之歲。屋室規制。完飾具美。且合財置田若干畝。用其入爲歲時祭享之需。祠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於是胡君、章君乃以記屬於禕。夫以先生畜德学道。以化於其鄉。沒而獲祭於社。固爲無媿。而門人弟子尊其尊賢其賢。以致謹於祠事。其不足以矯末俗勸後世哉。是用推述先生學行之概。刻諸牲石。以詔來者。其詳已見金華胡君翰所爲墓志。宋君濂所爲家傳。茲不悉書。

王氏鳳林亭記

鳳林亭。吾王氏之所作也。鳳林、鄉名。在義烏之南鄙。故老相傳。嘗有鳳凰至。因以名其鄉。今來山之陽。復有小山巃然起於平壤之間。卽其地也。王氏之先。太原人。唐末、五季之際。有諱彥超爲節度使者。自會稽來居焉。是爲始遷之祖。厥後子孫日蕃以衍。至宋皇祐五年。固登進士第。仕爲恩陽令。義烏有進士。實自恩陽始。而禕之十世祖宣奉公悅。九世祖正議公永年。逮七世祖中散公寧、朝請公寅。復自鳳林遷居縣東之沙谿。其分適他邑而顯者。在金華則尙書莊敏公師心、丞相文定公淮。在浦江則太常忠思公萬。皆同出於鳳林。而鳳林王氏之盛。號稱衣冠家。著聞東南矣。若吾族之世居鳳林者。雖不表顯以自見。而能以詩禮相傳襲。守其家業而不隕。宋之季年。嘗卽山之麓作亭焉。以爲宗族歲時之所會聚。卽所謂鳳林亭也。歲久而亭廢。今族子德生。又因故址而重作之。遵先志也。嗚呼。王氏之居鳳林。鳳林之有王氏。四百

餘年於茲矣林麥谷態藹然如昔曾不與時而變遷凡吾族人遠近親疏固有間也而追念厥始千百人之身同出於一人之身初曷有親疏遠近之間哉登斯亭者觀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尊祖敬宗之念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且吾祖宗奕世載德厥維源厚故其澤延于今愈久而愈綿所謂德之厚者其流光也我後之人纘承遺休繼迓先祉有引而弗替必將圖無愧於前人或以功業而名世或以文章而華國出爲邦家之瑞而羽儀於天朝豈非所當自致者乎雖然豈惟吾族人凡鄉之人之至於斯見夫源之深而流之長也本之茂而末之昌也歆豔之意不能自已其不奮起作興思致於光顯而求儷美於吾王氏乎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禕所望於吾族人與吾鄉人者也書諸石以爲記用以告來者云

醉經堂記

中山資君伯輝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故國子祭酒宇木魯先生君所師也名實其所命且嘗爲之記而文軼不存今戶部尚書貢先生於君爲同舍生續又記之而論或弗及詳於是君復徵言於禕禕惟聖人之道猶通衢之尊也酒注於尊而尊設於通衢人之過之者咸得挹而飲之隨其分量莫不有獲而沾醉焉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其至也者造其深而樂之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其未至焉者涉其淺而好之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醨而少也或飲而多或飲而少而莫不獲醉焉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非

道于人有淺深也。然則聖人之爲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經。經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於世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夫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莫有知其所以然者矣。斯不亦醉經之謂歟。今君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弟子。見推儒林。蓋其有得於經深矣。其於聖人之道。不猶能飲者之飲其醇。既多而沾醉歟。漢世儒者。或皓首不能窮一經。汩於訓詁而昧其指趣故也。是故訓詁、經之糟粕也。汩訓詁以求經。猶啜糟粕以求醉。其有醉焉者幾希矣。吾是以知君之於經。其所得者爲既深也。承學之士。來登斯堂者。尙亦知夫淵源之懿也哉。禕於二先生無能爲役。姑誦所聞。復於君。以爲後記。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紀。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則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書者。獲便于觀覽。閒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廬湖山中。廬湖者貢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爲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常見羣鹿飲湖水。廬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阯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磉關。由龍磉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邐迤過濯纓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洌。可濯可沿。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駕峯出澗南。峯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巖。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幨幛。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羣石盤據。爲臺。遙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嵚崒峙澗北。其阯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厓削立。瀑流噴薄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爲廬湖矣。湖東北築隄。灣環如偃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桃坪。迤澗流西轉。澗側皆桃樹。墜紅泛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葬。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嶂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闤闠。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淩絕巔。望彭蠡瀲灩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薺在地。自山阯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

來遝還庵前沿澗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竝如負扆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峯巒旁拱清泉恠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氏在其鄉是爲著姓自司空公顯于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託諸述作以衞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圖金精鑑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自立于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己者爲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遊書院所爲作也書院成于延祐中爲屋三楹閒東爲端彝齋西爲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湢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爲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閒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爲有得也宋如皐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爲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媿焉且塵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竝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

之記而竝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雲林小隱記

金谿葛君孟桓爲余言其所居在雲林之北雲林者其邑之大山有三十六峯峯各有名曰白馬石□出雲三峯又諸峯之雄俊而拔起者也山之支岡裔阜蜿蜒邐迤散出而錯峙數十百里閒爲高邱長壑參差相屬往往形勝迴合而風氣融會故凡厭聲利嗜閒曠者莫不宅幽據勝樂居之其地有曰太平原者兩岡互嚮重阜外拱而溪流出其中谿之旁岡阜之麓大抵邱壑深邃土壤夷衍又多修篁古木相掩映居其閒者皆鄧氏吾家世居葛坊距此半舍頃歲避地而來卽鄧氏之偏結屋定居焉吾居在溪東而溪之西爲吾弟仲躬之居卽所居而南望所謂白馬石□出雲諸峯者相距十許里秀色爽氣可攬而致也於是吾居焉而樂之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或釣或游以適吾適而吾父又棄官學道築庵雲林之原相去六七里可早晏候溫凊以盡子道又吾之所師友者有桂君叔臨善爲詩而尙風操與吾居甚邇尤便於劘切而不至爲庸人之歸吾何求於世哉逍遙於茲隱約以終焉不啻足矣好事者因題吾居曰雲林小隱願有以記之蓋孟桓之尊父起家風紀而季父發軔儒林皆爲時名公及孟桓兄弟又篤學有文循謹雅飭能稱其家余託交其父子兄弟閒旣久不爲之言得乎漢范滂之稱郭林宗有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而史言林宗有至孝其親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皆不應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孟桓嘗用薦者授儒學官不就事其親以孝聞且馴行素爲鄉里所推服然則滂之稱林宗者固所爲孟桓稱也而余復何言耶因念往年客京師危公太樸嘗示余雲林記其道三十六峯名狀甚悉余讀而愛之恨不身至其處太樸因言其居在白馬峯下門與山對當雲霧收斂時羣峯前獻如列簉可歷數他日儻乞身歸老子幸訪我相羊泉石閒一一指以相告庶知吾文爲不誣也嗚呼危公不可見矣今乃爲孟桓記斯居其亦有慨於余心也哉

楊氏義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爲學也事父母親師友睦婣任恤則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于是焉朝益而暮習其苟未出而從仕未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教法序齒位而書其德行竣事則復返於塾焉蓋教之於塾所以敦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庠序則習容閑禮致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爲愈密凡屬民歲讀法州長僅四等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爲盛也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越鄉達親以就學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爲學矣於此有人焉卽其里閭建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遺

意歟。處之松陽有楊氏。在其鄉里。以好義稱。所居曰西谿。自其父祖。皆有志建塾而弗克。遂至文煥。字景堯。知學而尚行。乃祇紹先訓。卽所居之近。度閒曠之地。創爲屋廬。其中爲寢。象夫子燕居。而前爲講堂。堂左爲室。祠范文正公、朱文公。又左爲齋。曰主敬。爲弟子之所肄習。堂右爲室。以祠其祖父。又右爲齋。曰守義。爲師友之所棲息。高門外閎。重圍四周。庫庾庖湢。及凡器什。莫不具完。蓋其經畫者累年。而以歲庚子某月日告成。割腴田百畝隸之。以二十晦供祀事。八十畝以給其師。其田之入。悉入於塾。楊氏皆勿與。又置田二十畝。別儲其入。以濟族黨之窮乏者。郡士桑君天定。嘗爲其縣文學。延禮爲之師。子弟之來學者。恆數十人。事聞大府。爲蠲其田役。而部使者復移文獎厲之。規制之詳。幾侔於庠序矣。嗟乎。學制之廢已久。況乎邇年干戈相尋。而儒服俎豆之事。舉不暇講。楊君乃獨倡爲義事。閟以淑其鄉之人。使爲成材。而備國家之用。藹然有一家三代之意。此固君子之所喜聞而樂道者也。楊氏之鄉友薛君益。爲之來取記。余故推言古制而書其成役。俾刻諸石。以告來者焉。

心迹雙清亭記

上清程外史。卽其宮東偏青雲墩之麓。作亭焉。初雲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苗廢。希石黃君繼卽其所。作懷雲山居。壬辰兵燹。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爲作也。亭凡三楹。閒高可數仞。綴石爲阯。崇亢而疏敞。遙對塵湖、琵琶、聖井諸峯。層巒疊嶂。如翠屏排空。杳在天半。藐姑、象山。隱如隆如。出其東。瓊林、仙巖。或

起或伏。列其右。羣山秀色。可攬而致也。前臨大溪。縈紆如帶。而俯瞰瓊臺琳館。浮舟湧碧。掩映於林霏蒼莽間。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凝翠結。錯雜相蔽虧。林樾徐與。振發天籟。而元猿白鶴。清響互應。游其間者。疑爲眞神仙境。非復人間世也。客有語外史者曰。吾之遊斯亭也。盪開靈襟。助法神觀。恍兮惚兮。如神行萬物之表。而情超八極之外。意者列禦寇之御風。莊周之天遊。殆不是過。心之鬱者。廓然以攄。迹之累者。超然以舒。是可謂心迹雙清者矣。盍卽是以爲亭名也。外史曰。噫。子之言。就子之所得言之耳。抑吾之所聞者。非是之謂也。謂吾果有心乎。吾心泊然。其猶太虛耳。止水耳。日月之明。不能燭其微。鬼神之靈。不能測其倪。雖吾亦不自知其主宰我者此也。是可謂之有心乎。無心乎。謂吾果有迹乎。吾雖不能不與物接。而固未嘗物於物也。當吾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于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雖吾亦不自知所當止而止矣。是可謂之有迹乎。無迹乎。心與迹俱無矣。而果孰爲清乎。且吾聞之。心迹俱無者。至人也。至人無已。已不有矣。於心迹奚取哉。吾之所造。非敢及是也。然卽是論之。與子之所得者。不其有間乎。雖然。吾之造斯亭。固將與衆人同其得耳。子之言。吾安敢廢也。乃遂以名亭。而幷述客語以爲記。外史、名元翼。字南冥。程姓。遊京師。嘗侍祠竹宮。居久之。出領鎭江某觀事。遂加號眞人。遷領杭州顯應觀。尋棄職還居上清云。

鄭氏水木居記

鄭子夔先生家於安仁縣西十里高嶺之陽。大田衍原。其平若掌。一望彌數里。而小溪出其閒。縈紆如帶。曰朱溪。朱溪之流。南入于大溪。曰雲錦溪。當春夏時。溪水泛溢。舟楫可通也。朱溪之上。喬木陰翳。蒼然相蔽虧。而鄭氏之居在焉。先生謂禕曰。昔者吾友豫章胡伯友氏。學行之士也。與吾遊而密。嘗名吾居曰水木居。而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皆爲之賦詠。上清方方壺外史。又從而圖之。吾之家居也。坐繁陰。臨碧湍。水木之清華。接于耳目而會于心者。無時不在也。自兵興以來。所至焚燬鄉井邱墟。而吾故居蕩然矣。于是吾旅食于外者久之。戊戌之歲。始返初服。誅茅以爲廬。庶將優遊而終老焉。水清木華。向之接於耳目者故在也。而諸公之篇翰。廢軼不存矣。吾寧無有慨於心乎。子幸爲我述其意。時時覽觀焉。尚或有慰也。禕自頃歲。獲定交於先生。先生之詳能知之。蓋其早歲即受業於鄉人李君仲公。李君之學。本於濂、洛。而兼尚乎簡易之說。封殖深固。踐履堅慤。可謂聖賢之爲道者也。先生從之久。其所得者可知。況虞、揭二公。以一代文章宗工。而先生又皆及其門。聲光氣習之漸染。尤非他人所能及。用是江東西間名譽藹然著稱焉。然其重自韜韞。不苟爲進取。所蓄者厚而發之薄。所用者宏而出之微。於是今也年踰六十。亦無復當世之志矣。宜其即平生藏修遊息之地。隱處以爲樂。而感今懷昔之情。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詩人美賢者之隱處。是故考槃之詩作焉。其首章曰。永矢弗諼。言其樂之弗忘也。其次章曰。永矢弗過。言其樂之不踰也。至于末章。又言永矢弗告。則其爲樂有所獨得。且不復以告人矣。禕方與時浮湛。入而未能出。聞先生

之風深用自媿他日或相從水木之閒而載賡考槃之什獨得之樂儻能告我乎哉姑志此以爲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閒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澈玉亭卻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閒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閒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岩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閒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陞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罅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罅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罅以去□至石罅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

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湧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霤。引水過階除下。清馭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後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遊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余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瀡瀡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眙余其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

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問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卽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岩和尙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淩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尙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遊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歧。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

白鹿洞。卻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勃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卽其地爲學。結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皆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骫骳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峯於廬山爲西面。卽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崖巖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

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蠡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閒法余謀于府僚俾之住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遊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遊矣明日卽偕呂侯暨葛君往時暑甚輿夫暍屢從道旁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從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賢徑壯奇惟般乃能造耳非謂眞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爲深潭有龍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卽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甑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甑從洞庭湖上出甑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趾也至是五老峯乃巍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葛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遊山歲月氏名遺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遊時謫官往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送子邁赴

饒之德與尉云。

王忠文公集卷六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瓢搖沙宿廬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廬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阯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嘗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下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昔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卽臥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旣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

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于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于宋元徽五年丁巳。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志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眞淨文禪

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況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奚必深辯之也。及淳熙中。廬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遊。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爲嫡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荊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竝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竝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峰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五老之麓。散爲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

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峰。而南康由軍爲路。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峰竝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于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于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峰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薦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歿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南康二賢祠記

南康故有祠宇。以祀濂溪先生元公周子、考亭先生文公朱子。曰二賢祠。至正壬辰。兵燹之餘。祠廢者久。元年歲丁未。實禕至郡之明年。始即其故址。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周子、朱子。郡國之通祀也。南康

乃獨並列而專祠之何也此邦二先生之仕國也因其過化之地而祠事建焉繫人心崇德化也按周子嘗熙寧初由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以屬疾且將改葬其先墓遂求爲南康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朱子以淳熙五年秋被南康之命累辭不允六年春三月乃到官八年春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而去蓋周子之在郡居亡幾何而朱子則居官者二年與學宮建公廨蠲屬邑之租稅立先賢之祠宇造石閘以捍水出官粟以賑民遺愛餘蹟班班故在也此邦祠事之所爲建者豈特以二先生繼往聖開來學而承斯道之統哉昔之循吏固有既去而民見思爲之立祠者矣所以繫人心於無忘崇德化之有本庶其在此殆未可與郡國之通祀例論也雖然二先生之道衣被乎天下雖萬世一日也蓋聖賢之爲道猶天地之示人霜露日星無非至教川流山峙皆其儀刑隨寓而存初無間於今古邦之長吏與凡人士歲時奉嘗於斯萃止卽其秉彝好德之心擴而充之以求至於二先生之道斯可也嗚呼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豈待强致而他求哉亦在乎反求諸身而自力焉耳況二先生之道具在方册學者自童幼而白頒同所誦習者何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此則夫人之通病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故奉其祠必也思其人思其人必也爲其道此禋之所望於後來而亦今日所當自勉者故爲記而儌言之祠在郡治之南三百步廟學之西一十步而臨彭蠡而廬阜在其西舊有記石今毀不可考云

羽福軒記

姬山朔隱于上清山中。作屋達觀堂之東偏而居之。抱眞而元覽。澄神而凝思。居常裕如也。嘗題其軒之顏曰羽福。其言曰。人情之所願欲者。莫重於福矣。自吾視之。其輕猶一羽然爾。吾非佛人之情。以其所重者爲輕也。夫人以爲重而吾則輕視之。則舉凡天下之重者。不能累我矣。此吾之所以爲道者也。他日客有過焉而語之者曰。子之所謂福。是世之所謂福也。今夫世之所謂福者。我則知之。安富而尊榮。位高而權盛。耳目口鼻四支之所嗜慾。無求而不獲。無好而不遂也。此其爲福也。固人之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今子獨儗之爲一羽。此其自待也重。待物也輕。庶幾知道者乎。雖然。未也。徒知福之爲福。而不知非福之爲福。不可也。夫福與禍相爲倚伏者也。福之厚矣。禍未有不從之者也。吾且與子論非福之爲福。夫軒冕人之所榮也。而吾視之如塗泥爾。金玉人之所愛也。而吾視之猶土苴爾。巖居而穴處。寂寞以爲宗也。草衣而木食。澹泊以爲生也。攻苦守約。人情殆不堪焉。若是者。世之所謂非福也。而吾則以爲福焉。何也。吾之道本大故也。噫。非福而以爲福。雖謂爲無福可已。無福已。子尙奚得而儗之乎。夫以福之福爲福。雖視之輕。猶有累乎物之意也。以非福之福而爲福。則且與道而爲徒矣。尙奚外物之累乎。雖然。未也。吾聞之。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天下之故。不能以相攖。是之謂自亡其心。蓋其心猶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然若是者。福之福。與非福之福。皆無所用矣。夫人之所本者。身也。身之所主者。心也。心與身既

不有矣而奚取於福福既無用矣又奚儗於羽乎吾尙冀子之進於是也苟進於是焉則子之名斯軒者吾其無取乎爾矣姬山朔稽首謝曰先生之語我者何其至耶吾將著之朝夕因之以自進也客乃次第其語以授之姬山朔者周艮初姓名之別稱其字曰白士有道之士也嘗與客爲方外交客爲誰金華山人王禕子充甫也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年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生先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庚午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予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邱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壟松楸已傷于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入有元且三十年五世從孫光始以訴于浙省閩憲又將三十年而吳邦于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乃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爲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有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爲祭朱氏故所有田百晦久占于富民光復以爲言繼而茶陵李侯祁佐是州爲之經理而盡復之

始得用其田入。以共祀事。而五世適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祀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琛。庚子。守將鄱陽余侯椿。兩嘗新之。皆旋燬于兵。癸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爲守之明年也。州事既簡。乃議爲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佽助之。爰卽故址。以基以搆。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于四月。訖功于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前建康儒學正詹恆、德化縣主簿汪惟善皆州人。以爲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禕爲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爲通祀。然其于婺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況吾先生之道。萬世而無弊。朱氏子孫。修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諰諰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爲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爲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爲記。而茲併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堅臥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卽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

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峰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卽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禪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禪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旣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旣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耦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夬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四者。則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于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于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于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建昌州新作譙樓記

建昌州治之前舊有譙樓其上則伐鼓鳴角以警昏昕置漏數刻以節晝夜而其下爲門閎於以出令行化而集吏民肅賓客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兵樓不復存前知州涿郡劉侯貞嘗重建其廳事而樓以費鉅不克爲今知州貞定趙侯有慶居官之明年州事就簡乃始鳩工僝材而新作之爲屋三間列楹二十其崇三十有九尺雄壯宏麗幾倍其舊既成趙侯合僚佐以落之士民具瞻江山改觀於是乃稱其所以爲州者矣洪武戊申二月壬寅朔其落成之年月日也初趙侯將興樓役余方佐郡南康以其事告余余謂侯曰第成之吾當記之耳及成侯使來告曰樓成矣願爲記且夫子嘗墜言焉幸勿辭余乃不辭而記之曰夫今之所謂州其提封之廣編戶之衆視古侯伯國門觀之設所以昭示等威宣布教令禮之所得爲者也得爲而不爲則失於儉不得爲而爲之則失於僭君子無取焉爾矣建昌之有譙樓揆之於禮其在所得爲實由趙侯爲政練敏而周裕能使民以時而同知盛君思道判官奚君萬里又協志壹慮力贊其謀故其役雖鉅而民不病功不逾時而績潰於成是其可書也已或曰春秋書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傳者謂常事不書凡書之皆譏也其譏之者豈以有加其度歟曰非然也春秋書新作門觀重其事而已蓋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有故而創始則書之豈非重其事哉今茲樓役考其由則有故論其功則創始據事而書則合春秋之法矣按建昌州本漢海昏縣地又艾縣地也屬豫章郡東漢永元十六年始置建

昌縣中平中又置永修新吳二縣建安間又分置西安縣晉海昏艾永修新吳建昌竝屬豫章郡而改西安爲豫章縣宋永嘉中省海昏隋開皇中又省永修豫章新吳艾四縣入建昌縣唐武德初置南昌州又分置龍安永修新吳三縣州尋廢仍爲建昌縣而三縣亦省入宋太平興國七年置南康軍而建昌縣始來屬元元貞二年陞天下大縣爲州而建昌縣始爲州此其沿革之略也余既書其陳績而州之沿革前無所登載因併著之

緯蕭軒記

丹邱子僑居秦淮之上結屋三楹間制甚樸陋蓋不用瓦而織荻爲簟覆其上以蔽雨屋之四旁爲屏障者皆是物也他日臨江君造焉笑曰是豈莊周氏所謂緯蕭者乎以此爲屋殆貧賤者之居爾子顧安之盍遂以爲軒名也丹邱子走見金華生曰臨江君之名吾軒也近取諸物誠亦稱矣抑君子居室之義未之聞也先生盍有以言我之意哉金華生囅然良久乃謂之曰若知之乎君子之爲居也不飾於物不累於俗苟安其身焉斯可矣彼世之貴富者我知之矣廣宇渠渠隆棟巍巍藻棁而文楣綺疏而錦帷於是乎其居之也志肆而神怡若是者誠亦足樂矣然孰知樂者哀之媒侈者禍之基不旋踵間覆亡而滅彝者往往而是也彼所藉以爲樂者吾見其爲桎梏靷羈而已耳曾足欲豔乎惟君子也不然環堵之區方丈之室茅茨不翦蕙蒻是飾蓬戶甕牖無異乎瑣窗罘罳也木榻菅席不殊乎重茵氍毹也若是者何也

吾之心與理一。吾之身與道一。物不能以誘之。俗不能以變之。故常熙熙焉。休休焉。其處之若浮。其行之若游。人見其有所不堪也。而不知其可以樂也。彼貴富人之所爲樂者。果可以同日而語之哉。今吾子之居也。固君子之所爲居也。充是以往。安之能終身焉。爲樂殆不可言矣。尙曷以余言爲抑吾聞之。古有至人者。其爲居也。以亡何有爲鄉。以太虛爲家。視天地猶蘧廬也。八紘之遠。猶我戶我闥也。吾子倘有意居於彼乎。子苟舍此而居於彼也。將吾有日乘成以相從。未爲晚矣。丹邱子謝曰。先生之言。其造於理矣。於是筆之以記其軒。丹邱子曰王復本。臨江君者練伯上。金華生。王禕子充也。

栲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先廬毀于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卽其故阯。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栲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栲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栲。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記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栲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栲獨以無用全。栲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栲以隱稱。烏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栲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楩楠豫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睨也。使栲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夭於斧斤

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既爲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邪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仰高樓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公既新作其居第復於其後搆樓七楹間以爲登覽之所經始於歲丁未之六月迨明年三月而落其成名之曰仰高之樓焉初三十九代天師太元公嘗作亭其居北華山之巔有喬松修竹清泉奇石之勝上清外史薛元卿名之爲高風而豫章揭文安公實記之太元仙去二十五年亭亦毀不存今沖虛嗣教之九年乃重作居第而樓以成登樓而望之廬湖琵琶徵君聖井貌姑雲臺仙巖象山諸峯四面錯列於二三十里間獨華山高風亭之遺趾不一里而近巖姿林色可企而攬也故仰高

所爲名而使來徵記於余夫太元之道老子之所爲道也老子之道至矣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所爲也古之善爲治者蓋嘗用以爲天下而天下寧壹矣是豈恍惚窈冥而墮於虛無者哉然而虛極靜篤而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迎之而不見其前隨之而不見其後豈非所謂仰之彌高者乎今吾沖虛之道即太元之道而已其靜也襲常藏其用而未嘗窮也其動也及物守其一而無所宰也故其居而處亂世則至和所薰物無疵癘出而佐明時則一誠所格有以助宣清靜之化焉前作而後述重規而疊矩其亦可謂善于繼承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沖虛之志者歟抑吾聞之神仙好樓居故漢世輩廉桂觀之屬作焉想夫風晨月夕天宇澄肅沖虛之登斯樓也思念之頃肹蠁潛通太元在天之神洋洋來下雲軿鳳輿百靈衛翊繽紛而後先甚嵩悽愴如將見之庶幾擁其慶祥之福乎神明之裔益綿以衍高風所被後百千世尚爲人所同仰於無窮哉

義烏縣興造記

今天子既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凡郡縣公廨其前爲聽政之所如故自長貳下逮吏胥即其後及兩旁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繚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于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義烏隸婺爲上縣南昌張君爲令三年于茲威惠並行民吏悅服先是縣廨悉毀于兵惟譙樓僅存今治所雖有屋而陋逼弗稱君方圖新作之而命適下乃益以興造爲己任勸民之有餘

力。裒材鳩工。擇日以庀事。民咸樂趍之。其中爲晐事之廳。廳之後。爲燕處之堂。廳之前爲儀門。其左右爲步廊。堂之後。爲令所居屋。丞簿之居。各以序爲。而廊之兩旁。爲羣吏之舍。又其東爲部使者分司之署。其西則繫囚之獄在焉。總爲屋若干區。以間計者八十有五。舊基不足。則取民地相竝者益之。而割他地之隸官者償其民。規制完美。一如法式。經始于洪武二年六月己巳。至十月而落其成。蓋由張君使民有道。故興是鉅役。而民不以爲勞。於是縣之士友。以書告余曰。子縣人也。願記之。按縣志。義烏、自漢以來爲烏傷。至唐武德四年。以縣立絧州。又置華川縣。七年。州廢。省華川入烏傷。而更今名。華川故址在今縣南三十里。則縣治之在今所、舊矣。然自縣之爲義烏。距今七百有餘年。爲令者不知幾人。而張君至是欽承上命。乃始斥而大之。雖君之材足以有爲。豈因仍更革之際。固係於時歟。昔南豐曾鞏氏有云。凡縣之得能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今義烏得張君爲令。既幸得其所難得。而張君又能因時興事。以成其尤難者。是誠不可以不記。雖然。事成矣。苟非後之人相與保守之。烏能以不廢乎。夫欲使後人保守而不廢。必託之文字。乃可以永久。而余不腆之文。不足以傳也。姑書其興造之歲月而著其成焉。君名允誠。字與名同。嘗爲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選來爲令。治行爲諸縣最。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興造。茲不著。贊是役者。主簿李君某也。

致樂軒記

吾友東陽蔣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宮棟奥宇亭館園池之適焉他日復卽內堂之前搆爲小軒前臨清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致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余記諸其顏之左方嗟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凊之時焉而烹熟羞瘠以飲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弗用其心也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氏爲然乎蓋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爲養養之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人春秋高益康彊壽豈且子孫衆多享其所謂養者固未艾也此豈夫人所易及哉雖然溫凊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子之所謂孝而夫人有不皆能也吾伯康氏蘊其才器不爲時用而居鄉里夙有仁義之譽故吾願伯康於此加之意也苟進於此而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君子事親之道豈復有加于此者哉予也奔走于外有母而不遑將也因伯康之屬能無欲然於心乎書以記之既爲伯康喜且幷以志予愧也

謁周公廟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絕壑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

而稍修形勢殊幽阻廟東北數十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卽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廟作道宮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宮李天樂眞人重建旣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陝西部使者孛术魯翀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爲道士矣廟始末可概見者如此其廟中爲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姬凡廟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爲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怪余因歎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沒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爲岐陽鎮其城故址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邸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爲

周公故所居地。且其址既阻隘。道衢尤險狹。周公以冢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卽此建廟。故遂謬指爲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卽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祠舊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守臣曰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爲宋大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大中二年出後。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于今。其出也。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錄以爲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爲是。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季方。詣廟拜謁畢。出坐外門荒墟上。道士持酒來餉。爲飲數小巵。適有陰雨微下。風起撼羣木。響颯颯如秋聲。恍疑風馬雲輿來澈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縣館。以廟制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加釐革。李以縣事繁劇爲辭。余遂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歲月焉。

謁茂陵記

漢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

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覆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爲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多在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爲衛青墓其高二丈少東爲霍去病墓高如青墓而頂銳支旁分鉅石矗立其上與冢形不類漢書云去病爲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也顏師古云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冢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爲丞相公孫宏墓也茂陵西一里爲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習仙臺水經注云其冢形三成世謂爲英陵蓋其上爲級陛之狀與諸陵所製特異此漢家妃嬪始終承恩寵者也又按武帝故事帝嘗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其禁之平頓首謝即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爲礪吏卒每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以爲神道芒昧不宜爲法乃止嗚呼武帝去今千一百八十八年世易代殊向之神靈無復見矣蒿萊榛棘極目悽然而牧豎耕夫朝夕蹂躪徒以資後人之慨歎而已洪武辛亥四月四日余至興平其令沈君主簿朱君苦相留因乘間謁陵下撫盛衰之無常歎年運之徂往瞻仰久之而去同行者儒士劉仁夫謝安仁也

漢瓦硯記

漢未央宮諸毀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則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幷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卽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麤又入土歲久頗渴永比銅爵臺瓦爲少劣抑豈知銅爵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于漢初爲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爲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樸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禘盡爲我爲之記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不易言而禘顧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於儒先君子者爲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無不於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弗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于心矣既思矣必見于爲見于爲者行也行則誠之于身矣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

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于身之謂也其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學之極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于自得始足以言說說在於中則油然以充充于中則形於外矣孰得而遏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己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効歟先生德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禪不佞輒誦所聞於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爲然則禪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尙友千古齋記

昔者孟子論取友之道有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釋者謂各以小大來相友自相儔匹是已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釋者謂此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也予始疑此說爲不然且吾誠天下之善士矣世豈無復如吾者乎今而曰苟有如吾者吾雖

友之而固未可以爲足。其必好高慕遠。以尚友乎古之人。是今之人舉不古若也。是厚於自待而薄以待人也。孔子不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可徒以古今分高下遠近耶。及予取友四方。隨予材識。以求儔匹。蓋亦有年。凡友於予者。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然其能厭於予心者。實未始數數然也。間因念世之論者。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人其果異于今人耶。則曰取其詩書而誦讀之。以觀其言。論其世之上下。以察其行。至于氣投意會之際。恍若與其人心交神遊。相周旋于千古之上。不復知與之異世。且恨不生其世。爲之執鞭而親炙之。于是乃知孟子尚友之論。果若使人好高慕遠。以樂其崇茂者。所以然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于人心之良感實見。自有不能已焉故也。豫章王君敏文。居京師。所居之齋曰尚友千古。蓋今天下之善士。君既盡友之。然必曰尚友云者。此其志豈特樂其崇茂而已乎。是將永無媿於古之人而後已焉耳。雖然。吾誠無媿於古人也。則固非一世之士。千古之下。人之尚友於我。亦猶吾今日所尚友者矣。而士君子以萬物皆備之身。上不以千古自任。下不以千古自期者。豈非不篤於自信。而徒以自遏其躬耶。然則敏文之意。不其欲以自任而自期也耶。故因道予所論。爲其齋記。或者知予亦有志于尚友者也。

韋齋記

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得乎天。非上智之資。其性鮮有不偏者焉。唯君子爲能矯其偏而歸于正。故傳

有之曰。及其成功一也。抑君子之致力於斯也。豈惟日用之際。卽事而加察。而平居涵養之時。尤必假物以致儆。然非自知之明者。烏能以及此。夫其自知之明。則無待于外矣。顧猶有假乎物者。蓋物具夫性質之一偏。而非能變通者也。吾能假彼之偏。以矯吾之偏。此所以爲自知之明歟。今夫物之粹者莫如玉。而德之疵者假之。故記禮者曰。君子比德于玉。物之明者莫如鏡。而道之昧者假之。故韓非子曰。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非特此也。昔者董安于之性偏於緩。其佩也以弦。弦、物之性急者也。西門豹之性偏於急。其佩也以韋。韋、物之性緩者也。此皆所謂假物以致儆者。非自知之明。烏能以及此。高昌僕君公遠。卽其讀書之室。繫韋於牖。而扁爲韋齋。曰。吾恐吾性之偏于急。而不自知也。故効西門氏之爲。而致是以自儆焉。然則公遠其自知之明故歟。公遠登進士乙科。入翰林爲太史。文章事業。人皆以古人望之。剛明敏達。而直道守節者也。未始見其偏于急也。公遠因其性之所近。而或恐流于急也。而致是焉。涵養之功如此。豈非自知之明者歟。公遠謂禕願爲我記其說。禕聞柳子嘗賦佩韋矣。其言曰。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夫柳子雖非自知之明者。而其言不可謂非合乎中庸之道。請書之以爲記可乎。公遠曰。諾。遂記之。

寶硯齋記

太史徐君爲讀書之齋。扁之曰寶硯。硯之爲物。士大夫所同寶也。今公乃獨以爲寶。且遂以名其齋。何也。

或曰硯與筆墨蓋氣類也筆之體銳而硯則鈍者也墨之用動而硯則靜者也然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惟硯之壽爲久遠是鈍與靜有合于道也學士大夫於是得養生焉公其因是寶之歟或曰學士大夫之表見於世者不措諸事業則託諸文章文章之旁行於一時復垂於千載者人知爲心思所形無假乎外而不知將以著之簡牘也硯實有助焉公之寶之者抑以其有功于文章歟金華王禕曰不然君子之於物也夫豈拘拘求其故而以爲好玩哉隨所寓而寓其意焉耳謂硯於文章爲有功於養生爲有道而寶之固也竊意公之所以寶之也蓋亦寓意而未嘗拘拘求其故也何以知其然也鍛鍊何道也以嵇康之達而好之蠟屐何功也以阮孚之放而好之彼之所好所謂寓意者也而可必求其故耶求其故而以爲玩好則留意於物矣故夫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者皆留意之過也是則以硯而寓意雖鳳咮龍尾之爲珍礦石陶瓦之爲賤皆所不問而皆可爲吾寶又奚假其功泥其道拘拘以求之耶公曰子之言誠是也盍爲我記之禕聞眉山蘇公之記寶繪堂有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禕於此亦云可乎公曰諾則幷次或者之言書以爲記公字元度毘陵人也

舒嘯臺記

至正五年今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眞定蘇公以集賢侍講學士奉天子命宣撫京畿明年既復命則退

休故廬築臺於所居之近取昔陶淵明歸去來之語名之曰舒嘯意若有慕于淵明者焉世之論者以謂君子之出也道爲重而身爲輕其處也道爲輕而身爲重禪縞以爲不然道非有輕重也而身亦安有重輕乎是故出而道爲天下國家之用則其身固已重處而獨善其身道之在我者固未始或輕也嗚呼吾蓋今日於公見之始公以天子諸生致身膺仕歷歷中外天下之士無不望其大用既可見其道之重而身亦重及一旦退休功名富貴舉不足爲其累而天下之士惟恐其不復出也其身之重而道亦重又豈不可見乎公之出處其係于天下之重若是顧乃慨然有慕于淵明而効其風節此公之高所爲不可及也故嘗論淵明之去當義熙三年是時劉裕權勢寖盛淵明爲貧而仕爲一縣令非有當世之責然思保其身名以全大節而不欲爲苟去因託督郵之事以行未幾而晉祚傾矣今公生太平之時而逢不世出之主得以問學文章潤飾皇度事功德業寅亮帝工而惟滿盈是鑒奉使而還遂請告而去則公之歸固非淵明之所同矣然公之歸居亡何天子念之不置任屬愈重內而邦畿鷹膺尹職外而行省略執政權公亦盡瘁事國欲反初服而未可若夫淵明既歸置身柴桑寄興松菊自擬羲皇上人樂天安命而無疑則淵明之歸又有公所不能同者矣故公與淵明其迹誠不同而自其同者求之則公之志淵明之志也何也淵明平生素慕諸葛武侯者也三代而下號爲王佐之才者武侯而已武侯始處而終出淵明始出而終處出處之際志同而迹不同公之出而復處處而復出其于淵明不亦迹不同而志同者乎志之同

由乎道之同。道無有不重。此其身之出處所以有係于天下重也。然則公于游觀之所有取乎舒嘯之語者。豈將使世之人因其所不同而求其所爲同歟。昔眉山蘇公記韓魏公醉白堂。謂方其寓形一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禕亦以爲公之登斯臺一舒嘯之頃。胸中浩然之氣。蓋與天地同流。而已莫之知。雖不必有慕於淵明可也。禕公門下士也。輒記是說以質於公焉。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隸州一。曰蘭溪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爲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爲役之高下。故爲政者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爲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又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窴。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爲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爲甚。浙東肅訪司治于婺。知其非便。嘗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揑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

之不均。役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既久。更張爲宜。而余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行之。擇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郡縣。於是蘭溪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卽達魯花赤廉八年阿哈。東陽卽本縣丞蔣受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璘眞。及衢州錄事范公琇。金華卽衢州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溫州永嘉縣丞林彬祖。武義則處州青田縣尹葉伯顏。而本路總管陳公以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履畝而覈其得業之人爲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畝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爲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爲度程。爲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卽每都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稅之所在。役卽隨之。而受役之田。恆不出其都。第以田之最多者爲里正。次焉者爲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倖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凡所以圖民利而戢吏奸者。俱有科條。不可悉數。蓋富者弗病貧者有瘳。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貞石。以穀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爲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必也爲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建其長利。故能

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爲鄭作封洫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初狃于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于婺正其土田修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豪家富民或弗以爲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卹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民者乎公之於是邦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慤字某眞定稿城人以元勳世家踐歷中外風聲茂著爲時名臣其鎭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書其一事以爲婺州路均役記

隱貞堂記

隱貞堂者薛君茂宏之居也薛氏貴溪望族其先衣冠相繼世有令名至茂宏益自力于學而期有以見用然早以不天自恨乃躬耕以養母若將終身焉其母勉之出因至京師公卿大夫愛其言論風旨爭延致之或勸之仕而茂宏念其母切竟無所就而歸亡何母以壽終既免喪來依其諸大父大眞人于錢唐會稽韓君篤學而有節操方居大眞人之門遂禮茂宏而師事之且欲其久相依而不去也則相與卽延祥觀西偏築斯堂以居茂宏既而相謂曰吾師所謂有道之士者也昔之有道之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吾師其庶幾矣爰以隱貞名其堂而請於崇文番陽周公作篆以題諸顏既又謂予曰吾師非子所與遊者乎子尙爲文以推言名堂之意予惟進退出處之際士君子之大節係焉故論者謂仕者爲入而不出

處者爲往而不返且以往而不返言之其隱而不違乎親貞而不絕俗者概之中庸之道其猶有合已乎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范滂所以稱郭林宗也史言林宗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並不應有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今由茂宏而視林宗其制行亦可謂相近也矣而說者又謂隱不爲親介之推是也貞不絕俗柳下惠是也以書考之唯母之命不俯就一時之祿卒隱以終者介之推是也不以三公易其介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柳下惠也由林宗而視二子其制行又可不謂相近也哉嗟乎林宗之風實兼乎二子而茂宏之操有類乎林宗其迹皆往而不返之流而其大節概之中庸之道謂其不有合焉不可也今韓君爲茂宏爲斯堂也不唯圖以安其躬而儗人能於其倫名之復稱情焉如此亦可謂深知其道者乎自予與茂宏定交京師知其爲人蓋亦久矣故因韓君之請爲茂宏言之茂宏之家有堂曰義訓有室曰鶴齋故奎章侍書學士虞公前國子司業吳公今監察御史危公皆爲之記三公茂宏所與游而尤厚者然則視其所與可以知其人矣雖微予言可也

滄洲庵記

君子所貴乎能世其家者非世其官之爲難而世其道德爲難也三代以還于數百年之間能以道德世其家者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是已以予所聞若宋之韓氏其尤有足稱者耶韓氏世居安陽

而其盛昉於魏國忠獻公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朝咸有一德柱石之力以扶持社稷鈞衡之平以進退百官其崇功茂德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公之子孫既歷世光顯其孫曾落南家于會稽蓋五世而明善先生出焉先生之學該貫今古統一天人約而能精博而不肆固能爲一代學者所宗師其操義風概謂之世有道德非耶世之知言者以謂安陽韓氏與東萊呂氏皆宋宰相家呂氏之後有成公而韓氏之後有先生然成公出于南渡之後去東都爲未遠而先生生于今日則已爲易代之餘矣此所以爲尤難而有足稱也先生有從孫曰本中字致和予嘗與爲友其爲人溫粹而端慤篤于學而不自以爲足敏于文而不自以爲能凡言行皆將揆諸古人而無媿是可不謂復能世其道德者耶嗚呼韓氏自魏公後八世而得先生既以盛矣後先生二世而復得致和焉君子之澤寧有既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說者以謂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止於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今韓氏可謂世有君子矣其道德之傳勿替引之將愈久而益盛豈但十世而已乎韓氏世居會稽城西而致和學道之館曰滄洲庵者在杭之延祥觀東複渚迴塘前後映帶其境最爲幽靚致和以予之相好也間來徵言以爲記予惟昔日世家者之盛蓋有七葉珥貂三世列載者矣而其爲盛不專在是也若韓氏之世其道德于愈久斯其爲盛矣乎夫稱人之善必尚論其世厚之道也予故於致和之屬舉其家世之盛書以爲記則其

望之之意亦既厚而不輕也哉

尙德齋記

有爲老子之學者曰胡君其字尙德其所居齋因卽其字爲匾而求予言以記之夫老子之道至矣其所謂道德者要以淸靜無爲爲宗然無爲而無不爲故昔之治天下者嘗用以爲治而民以寧一焉則其効之所見固不果於無爲而遂已也惟我國家之興用兵中原草昧之際邱長春氏者出實以其道上啓聖明以開物而成務生民免于塗炭而受其賜爲甚大及江南旣一天下大定時則元教大宗師張公復用其道以佐佑乎財成輔相之宜其用之所寓者益密而功之所及者益廣矣當其間有南谷杜眞人學道吳興計籌山國兵南伐宋且納士乃杖策軍門爲民祈命丞相淮王與語大說一如其請及入奏對言語慷慨深契帝衷尋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天子悉嘉納之其道視邱公張公於是爲無媿矣然而眞人之被遇也不久則還故山鴻飛鳳逝固非世網所能羈而論者顧猶惜其道之大不被于天下也眞人之孫是爲胡君敏于爲學凡眞人之遺書皆能習而通之其志之所存甚遠眞人之道庶其能繼承而光大之乎嗚呼去古旣遠內聖外王之術闇而不明老子之所謂道德如是其至也其効非惟見于在昔而著于今日者昭顯如此奈之何世之爲其學者溺于一偏淪於空虛而卒歸于無用也予是以推本其道以告胡君或者胡君所謂尙德之旨不其在此乎